

长篇小说

温福林 著

心路

XIN LU

穆三刚书

时代文艺出版社
SHI DAI WEN YI CHU BAN SHE

心路 XINLU

温福林 著

责任编辑:刘明涛

封面书名:穆志刚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787 × 1092 32 开本

11 印张

吉林省鸿德印刷厂

2007 年 9 月第 3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000 册

400 000 字

ISBN 7-5387-059-10/I·551

定价:38.00

自序

长篇小说《心路》第三部《乱世精英》的问世，接续了《心路》第一部《十字血》和第二部《难忘岁月》，将共和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历史，有了较为完整的再现。因本书描写的是以“文化大革命”为主线的特定的历史年代，主人公李福光很大程度是以张志新、遇罗克、史云峰那个年代的精英为原型，围绕主人公李福光塑造的家庭、各类人物，或者说整整一代人，都不配有好的命运。

本书止稿于1992年11月23日，何以十五年后的今日才得以发表，其原因大抵与此有关。

小说是从主人公李福光1968年10月赴北大荒军农连队写起的，直至1970年李福光因对极左路线的抵制批判而入狱，原稿的最后一章就是“最后望见蓝天”，写主人公象张志新、遇罗克、史云峰赴刑场时的那种感受。此种命运让身边的朋友亲人都不能接受，说“这么好的人都给枪毙了，这书就没人愿意看了！”于此我也想到法国作家雨果因其一部小说可爱的主人公被判死刑，引起社会公众十万人的自发抗议游行；于此我也就听从了亲友的意见，此书稿压了十五年没有发表。

一个偶然机会我见到吉林动画学院党委书记孙骥,跟他谈及此事,他将书稿要去认真做了审读,认为第三部书写的不比第一、第二部差,甚至更好些,主人公李福光也可以不让他死,把他改活了,接着还可以写第四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直至跨世纪进入共和国盛世,这样就可以把我们这一代人甚至也包括下一代人完整地写出来了,也把共和国的历史完整地再现出来,不更有意义吗?我细思忖不无道理,就按他的话做了,《乱世精英》小说的结尾做了较大改动,又补写一章,为物命运的下一步发展打下了伏笔。这就是本书今日才得以问世的真相。我也以孙骥为诤友,说他“点亮了我心中的一盏灯。”我同时也背负着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产生了想要继续写下去的契机和动力。然而这只是我心中的一个愿望而已,能否如愿是没多少把握的,惟此奋蹄勉励而已。

以上是本书序。

2007年8月9日

目 录

第一章	北大荒行	1
第二章	顶牛	17
第三章	阴错阳差	33
第四章	各揣心腹事	49
第五章	为欢几何	66
第六章	追踪邱霞	81
第七章	爱与恨	98
第八章	婚礼前的搏斗	113
第九章	过关	128
第十章	逼上梁山	146
第十一章	意外	162
第十二章	逃跑	177
第十三章	奔丧	195
第十四章	二斗齐造反	212
第十五章	探亲闹剧	228
第十六章	麦地风情	246
第十七章	暴怒	261
第十八章	英雄乎？囚犯乎？	278

第十九章 庭审中的申辩	294
第二十章 见到一丝曙光	314
第二十一章 期待着黎明	329

第一章 北大荒行

北风呼啸，卷扬着漫天黄尘，连天衰草，象被风卷起的飞蓬一样，迅速向后退去。一列密不透风的闷罐车载着刚从春城兵营集训过的军农战士，正在向北大荒飞驰。

北大荒，真荒凉
又有兔子又有狼
如今来了“臭老九”^①
车上还有大姑娘

史云鹏倚于车厢靠门一角的行李包上，金鱼眼一眨，顺口就洩出几句，问着挨坐着的北师大生高光，“怎样？”高光圆脑壳一晃，眼睛一挤咕说：“有味”。史云鹏更觉惬意，又一手打成喇叭筒附耳说：“可惜大姑娘在另一车上呢！”高光也就来了兴致，带着笑音问：“你这几年就没抓一个？”史云鹏不由打个咳声说：“妈的，光顾造反了，抓了大方向，丢了小方向，没有艳福，现抓也晚了。”这一激史云鹏脑子里一个个过了本连女生面孔，模样标致的真不少，有些还叫不出名，栾静、姜景蕴不用说，都是有主的，

① 臭老九，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人们政治出身的一种称谓，前八种人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受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教育的知识分子”被排第九，故称“臭老九”。

栾静跟黄雨东集训这几天就没少近乎，两人又是同一班派。那个医大毕业的权作军医的小范，长的平平，没啥意思，那唱歌好听拉小提琴叫绝长得细眉俏目的雷小曼，听说是清华来的，那舞跳得好的朴美子也颇有风韵，是中央民族学院的，都不知是否有主，史云鹏过了遍筛子，没谱。

“抽根烟。”高光将烟递过去。

“哎，”史云鹏高兴接过，点着火闷一口，吐出个圈圈，挺有味。

“把烟掐了！”

下命令的是连长，叫王刚，声音上严厉使史云鹏吓了一跳，赶紧掐了烟，鼻翼耸了耸，端坐着。其实王刚也犯着烟瘾，论烟龄和军龄都超过十年，只是在下级面前得有个样，连长一吼，排长就坐不住，高光身为二班长已觉脸讪讪的，史云鹏还没反过劲来，一排长周立武又吼一声：

“李福光，你一班的纪律抓的严点！”

李福光也就一震，不得已扫了史云鹏一眼。史云鹏实觉憋气，李老保也当上班长，自己还得受他管，还不如赵瑞、陆松炎，也都弄个班长班副，“妈的，老子当过造反司令，今天受这鸟气！唉，过战士生活嘛！”史云鹏心里做劲。

陆松炎、赵瑞也想抽烟，见景也就忍着，两人凑巧挨着，也就小声嘀咕：

“赵兄，抽烟管，上厕所管，吃饭睡觉管，好在还让说话，一月还给四十六元票，咱老九比劳改犯还强呢！”

赵瑞两眼狡黠一眨，瞧着捧着小说入神的李福光说：“更有趣的是你的老伙计又跟你凑到一块了。你，我，他，怎样？天派加地派，造反加老保，同窗加朋友，还有个指导员文庆，又指导到我们头上，你说这冤家咋偏往一块聚

呢？”

“时也，命也。”这番话打动了陆松炎的心，“赵兄，我总有种不祥预感，看这势头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是没用了，中央要拉完磨杀驴……，我们这些人不用说，就说文庆吧，他可是军区支左办副主任，是正团职，怎么也下到我们连队当指导员了，军训报到那天，我一见文庆就问他咋也跟来了，文庆只苦笑了笑，摇摇头，我又问李福光，说：‘只听说是降职使用，原因不清楚，嗨，这年头，人的命运真就像树上的树叶，水上浮萍，说不定啥时就沉沦了。’

“嘶——”赵瑞紧张地一打手势，“陆兄言之有理，还是少说为佳。”

“嗯，好的，过一天算一天吧！”

“拉完磨杀驴”的同感扫了谈话兴，两人对瞅一眼，谁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来，就于列车啜啾节奏中瞋目沉思。

“呜——”，火车头一声长啸，象头笨牛无休无止地向北国荒野奔驰。深秋天气，车外也无好景致，蒿草，枯黄了的还没割倒的庄稼，土坯房村落，一簇一簇从眼前闪过。冷风一袭，人们禁不住，车门也就关死。车内昏黄灯光亮着，大家都闷坐着，或打着瞌睡，或闲聊着天，再无好的景致可看，只有气窗开着，透出一小块天。

肚子饿了，尿也有点憋不住，陆松炎有尿频病，更觉难捱，已呈一脸苦相。“这车咋还不停！”许多人在嘀咕，在企盼，可那头笨牛像没理智似的，只顾往前奔。史云鹏、陆松炎不时从车门缝往外看，一个小站又一个小站都流星般在眼前闪过。大学生过战士生活，毕业了还得遭这罪，许多心音在共振，发着一个频率。

“啊—嚏！”

史云鹏打了个怪喷，又眨巴眨巴眼，惹得大家一笑。王刚、周立武看了也无可奈何。

“咱们唱个歌吧！”排长周立武提议，并不管大家是否情愿就起了头，打着谁都会比划的拍子，扯开喉咙：“大海航行靠舵手——一、二！”众人也就跟着唱，唱过两首，情绪仍不十分振奋，周立武无可奈何坐下了，心里直抱怨，“这大学生的兵真难带！”

把车门拉开，风小了，挨车门往前方一瞅，发现车速减慢了，前方就是一小站。车要停是希望，小站是目标，车内大学生又都兴奋起来，纷纷唠着家常。“呜——”车头又拉起长笛，进站了，大家听着声音也觉悦耳，车速越来越慢，车终于停了，不待连长发出命令，挨门近的就已下跳，第一目标都是厕所，厕所容不下，索性就近找个隐蔽处方便。女生厕所容不下，大多钻了路旁的高粱地。

吡过尿，上车就轻松，不过五分钟，车又开了，大家又觉肚饿，挎包里有馒头咸菜条，还一小截香肠，谁都想吃，又不敢，都盼着连长的命令。李福光把目光注向文庆，文庆也瞅着他，见李福光用手指挎包，文庆会心一笑，捅一把王刚说：“下令吃饭吧，”王刚瞅瞅表，就冲周立武说：“还是你来。”

周排长细高个头往起一站，细长眼睛一眯，又拉开喉咙：“全体起立！”待百十号人站好，对准车前方临时挂的毛主席像，手擎着红塑料皮语录本，他才开始“午汇报”的领诵，众人也跟随着诵：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

再教育。”

“坐下，吃饭！”

堂而皇之的最新指示诵完，周立武又吼了一声，其实谁都盼这一好像吼，肚子饿了，谁都不注意吃相，一口馒头一口香肠，再抓一把咸菜，吃的来劲，话也就多。文庆自是跟连长王刚、一排长周立武还有副连长鲁增元、副指导员申茂以及另外几个排长凑一块吃。

文庆边吃边跟王刚逗哏说：“咱连这一百六十多号人，三个男排一个女排，王刚给女兵连上过课，今后女排的事连长要多操点心了。”

“屁！”王刚咬口馒头，就着咸菜边说边嚼：“文主任支左那阵，啥都支过，对大学生早就熟悉，女的更不在话下。”

周立武也打着哈哈说：“文主任这几天讲话真够水平，通讯员小罗没少听这些大学生议论，说文指导员没上过大学，还能引经据典讲出番理论，这就把大学生镇住了。”

文庆笑咪咪听着，想起把大学生镇住，也是王连长的主意，包括在座戴领章帽徽的，说知识分子难带，咱当兵的得首先表现出水平，别让人瞧不起咱大老粗，特别是文庆讲“知识就是力量”那段，王刚佩服极了，说培根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讲话没有阶级性，知识为无产阶级用，是力量，为资产阶级用，也是力量，你们在校受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教育，脑筋要洗一洗，要进行再教育，把知识变成无产阶级的力量，说到这真就赢得一阵掌声，可有人鼓得也很勉强，陆松炎、赵瑞都在其内，李福光则巴掌都没动，陆松炎注意到了，文庆也注意到了，李福光的表情很复杂。文庆每忆起李福光这副面孔，心就不安，他好像不

理解我，想找唠唠，怕头一脚整出影响，缓缓再说，于是两人演戏般，都装作不认识。

李福光总爱跟比较投心的黄雨东在一起，编在一个班，接触机会也多，吃饭工夫，两人又凑到一块。包括赵瑞，也觉李福光这人厚实，不坏，靠得住，心里话也愿意往外掏，象有种安全感似的，春城武斗那阵，救邱明，解武斗之围，李福光是出过力的，心就更近一层。

黄雨东先就掏着心窝话说：“你说，咱们都是红五类^②出身，新社会长大，念了十七年共产党的书，怎么倒成了旧学校培养的呢？”

李福光咽下最后一口馒头，擎起水壶灌口水，袄袖擦了把嘴说：“没想到你雨东也能说这话，我是红五类不假，是铁杆老保，不象你后来坚决造反，老赵你跟我更不能比，你是造反司令！还有陆松炎、史云鹏、姜景蕴、仲先明、袁路，都是响当当的，竟也混到这粪堆上，说起来实在不公，说来说去还是姚文元的确不是好东西！还有毛远新、林立果，他们就不是大学生，他们为啥不来北大荒，还享着高官厚禄！”

“嘘——”黄雨东机警地左右瞅瞅，发觉三五成堆各唠各的，没人注意，才小声说：“这类话咱们今后少说，最好别说！理是这个理，可上哪去讲这个理！打不着狐狸惹身臊，犯不上。”

赵瑞咽了咽口水，眼珠子翻了翻，也觉有道理，不再坚持，三人又改了话题。

^② 红五类，指家庭出身，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

黄雨东问：“福光，你没跟文庆唠唠，咱们这一去北大荒有没有年头？啥时分配！”

李福光苦笑着说：“没问，我想就是问也问不出啥来。文庆会上说那些就是要我们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不要问什么时间分配，好像是说时间服从质量，赵司令你就没问问军区王政委？”

“那个大块头？也是打官腔，”赵瑞没好气地说，“还冲我许愿说，你们造反有功，锻炼一阵，以后不会忘了你们……妈的，有功还把我们撵下去！”

几人愈唠愈牢骚，心里都有解不开的疙瘩，黄雨东怕出意外，就往陆松炎、袁路、仲先明那边一指说：“你看，他们甩扑克了，咱们也玩玩，把小罗叫过来。”

小罗是通讯员，二十岁出头，也是戴领章帽徽穿草绿军服的，身份就比大学生高了一等。可爱说爱笑，挺随和，倒不摆兵架子，还有点孩子气，没几天就跟李福光等混熟了，只一招手就凑了过来。

玩扑克的玩扑克，闲聊的闲聊，想心事的想心事，到了晚九点，王连长又一声吼，全体又起立掏出语录本背诵了段最高指示，名之曰“晚汇报”，之后就该统一就寝了。一筒子车厢立即归于沉寂，单调的车轮轧轧声和不知什么地方钢铁之间的撞击声，听得清晰入耳。

李福光打开行李钻进被窝长久也没睡，跟好多人一样想着心事。他想起三天前跟邹英秋临别情景，似乎那滚向腮边的泪水还在流淌，那别时的最后热吻还印着双唇，她哭泣的好伤心哟。他也特别想起跟邹英秋赶回江城看望父母，并匆匆登记结婚当晚在小屋跟她做爱一幕，……哦，好新奇好快乐呵！可惜只一个晚上，可惜结婚就得分手，

然而大家都如此，如鸟兽散，孙方回山东老家了，刘冬去了新疆，不知跟随邱明能否会到一处，单存生、邱霞去了北大荒，终点也是小兴安岭脚下的小镇，命运如何不得而知，此行能否有缘见上他们一面呢？唉，分别的苦痛谁不有之，倒是长眠于地下的心中恋人杨晓华、忘年之交杨春木、挚友马占江，时时揪扯他的心。

哀哀以逝兮
渺渺无归
音容俱在今
原是梦回
天河下落兮
人鬼共浴
不周山倾兮
吾心何悲

李福光于日记中终于写了这几句。

他不知什么时候入睡的，也不知醒来时是什么时辰，闷罐车整整闷了一宿，从铁门气窗缝隙的光亮中，可以断定，是天放亮了，也可以断定，一定是到北大荒了。北大荒，这块没到过的神秘土地，到底是什么景象，只要一會兒推开车门就见到了，只要车一停，就可踏上这块土地了。

黎明乍起，寒气侵人，不经连长同意，铁门还是被拉开了，大学生都贪婪地欣赏着这车外的景致，哦，灰茫茫的荒野、塔头、积水、高过人头的芦苇，一片片，望不到边，连着白茫茫的云天，一律随着列车飞逝而过，消逝一片，迎来一片，都是同样景象，单调乏味，然而毕竟是平

生第一次目睹了，领略了，一饱眼福了，看过一阵，不想再看，冷气袭人，飕飕的，有人已提抗议，铁门哐当一声又关死了。于是车内依旧沐浴昏黄的灯光。然而大家也都盼着，快停车快停车，我们是人呐，光吃不拉怎么行！这回不止陆松炎熬不住，李福光也觉憋的难受，看周围人的表情，大约也都如此。

陆松炎难熬时就想着姜景蕴，想着当司令那阵跟她幽会时的快乐情景，惟独如此，才觉得时间好过。可为什么自己尿频呢？甚至腰疼、盗汗，一次跟姜景蕴叨咕，姜景蕴竟抿着小嘴眯着眼笑，好像说那毛病还不都怪你自己，谁让你……唉，这车怎么还不停！妈的，该停车了！也好像感动了上帝，闷罐车又闷了五分钟，真就停了。

眼前的小站实在是简陋、荒疏，除了一间站房，两边就是荒野，别的全无，这倒好，下车就可以方便，男生方便，女生向蒿草地一钻，也方便。邻车的女生全都小跑着奔向前方十几米二十几米的远处，往下一蹲，荒草一遮，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史云鹏蹦下车，向前跑了十几米，解开裤头，刚要泄尿，瞥见姜景蕴独自奔向斜方十几米远处，他眼皮一眨，冲高光说：“我去大便。”就小跑着钻进苇塘里。尿憋得太久，每人都泄了好长时间，姜景蕴正泄着尿，突然眼前苇草动了动，好像有人。她以为是女生，并没在意。过一会儿，一个熟悉的面孔于眼前一闪，宽额头，黑边玳瑁眼镜，灼灼放光的金鱼式眼泡，正紧盯着自己下处。是他！她恶心地咬牙，骂了句：“流氓！”她转了转方向，泄完尿，急忙起身系好裤带，冲着那隐在蒿苇后边还没动的脸颊使劲扬了一下，啪！手打在嘴巴上，姜景蕴愤愤然小跑着离去，

史云鹏忍着，马爬着前行几步，摸摸被打得热辣辣的脸，探头四下瞅瞅，下边的人已不多，似没有人注意自己，这才站起，忙三火四系好裤带，又左右张望几眼，小跑着来到车下，心安理得地爬上车。

“红朴朴花心，我可曾惯……，”他爬上车还在想，并忆出董解元《西厢记》中的这两句，甜丝丝地回味着。挨了一巴掌，也值，看了个够。妈的，当年跟我好那阵，嘴也亲过，身子也摸过，她装什么正经！跟陆松炎不用说，秃头虱子——明摆着的，还跟大块头王子强，这事也瞒得过我，上江城外调一去半个多月不归，说不定干什么去了！

“哎，咋才回来？”

史云鹏屁股没等坐下就有人问，认准是戴高度近视镜的仲先明，瞎摸枯眼的，能看明白啥！就顺口诌一句：“大便”，仲先明似没甚反映，瞥眼高光，那眼神就象含着什么，酸着眼笑也不象好笑，史云鹏不耐烦横睨一眼，坐在行李卷上，眨巴眨巴眼，耸耸鼻翼，独自闷坐。

猛地哐当一声，列车一震，人们后一仰，闷罐车又起行了。车头象牛嘶象虎啸，闷闷叫了几声就加速狂奔。大家都有预感，大约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到终点站那个小镇了。听小罗说那小镇他去年到过，是部队临时抽调一个团去所属农场割麦子时路过那里，因离二龙山不远，又叫龙镇。既然叫镇，一定有人家了，有街路、商店、饭店、机关、学校，一定尽有，也许还有楼房，可小罗说，有倒是，可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撒过尿轻松，肚子又觉饿，大家就闲坐着，人们以为还会来一遍“早请示”，却见文庆、王刚两个头正拉呱，官能唠，兵为什么不能，全车百十号人也都跟随着松弛。

史云鹏闷坐一气，见高光躺在被垛上想心事，就凑过去搭讪着问：“想什么呢？”

高光自嘲地一笑：“想什么？还能想什么？想家呗！”

“想家？你家在哪儿？”

“湖北。”

“噢，好远，你家有什么人？”史云鹏盯住问。

“爹、娘，老婆、孩子，还有两妹。”高光眼皮不抬淡淡地答。“你都结婚了，怪不得有那么大想头。喂，说说，结婚几年了，嫂夫人漂亮不？”史云鹏有意转着话题。

高光带着思念说：“结婚两年了，我这是两家老人订的娃娃亲，若说俺那位，从小就在一起，长的嘛，也可以，我上大学，人家供着，等着，两家老人不放心，怕我另找一个，这两年我在家，就把事办了。”

史云鹏听出了兴趣，又专爱打听别人私事，又问：“她做什么工作？”

“小学教员。”

高光答的不冷不热，不耐烦地斜睨一眼。

史云鹏却似不觉，左右瞅瞅，突发奇想，凑向高光耳边，放低声音，带着一种奇兴问着：“高光，有一事我想问问。”见高光没吭声才又说：“你是结过婚的人，你说说，刚入洞房时那是什么滋味？”

高光本不想搭理，又不好扫史云鹏的兴，索性就侃起来：

“要说滋味，那是没比的了，你没听说有三大喜吗？他乡遇故知，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若说这入洞房滋味，唉，没法说，反正够销魂的了。”

史云鹏听得两眼发直，见高光说着说着没声了，就敲打一下说，“别说半截，说细点。”